



大会

Distr.: General
26 May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25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4 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以及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尼加拉瓜人权问题专家组的报告* **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2/2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概述了尼加拉瓜人权问题专家组关于 2018 年 4 月以来该国境内发生的侵犯、践踏人权行为及罪行主要模式的责任机构和个人的调查结果和结论。

* 本报告逾期提交会议服务部门处理，以纳入最新信息。

** 本文件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根据第 49/3 号决议设立了尼加拉瓜人权问题专家组，负责调查 2018 年 4 月以来尼加拉瓜境内发生的有关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所有指称，就诉诸司法和问责问题提供指导意见。理事会第 52/2 号决议将专家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了两年。专家组由 Jan-Michael Simon(主席)、Ariela Peralta Distéfano 和 Reed Brody 组成。
2. 专家组此前得出结论，有合理理由认为自 2018 年 4 月以来，若干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成体系、广泛的方式，对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及其亲属实施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且规模日益扩大。¹ 专家组认定，其中部分侵害行为初步构成危害人类罪，包括谋杀、监禁、酷刑(包括强奸和其他同等严重性质的性暴力)，以及驱逐出境和迫害。
3. 在本报告中，专家组深入审查和分析了这个专制国家的结构、指挥链以及国家和个人对自专家组任务开始以来记录的主要侵害行为模式的责任。附件列出了 10 张功能图，说明不同国家实体和非国家实体之间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联系(详见专家组网页)。² 专家组编写了一份会议室文件，载有关于该专制国家机器结构和组织的详细调查结果，明确了据信对侵害行为和罪行负有责任的个人的身份。³ 这些人名将通报尼加拉瓜政府，并通过政府转达相关个人，以便其有机会作出回应。
4. 尽管理事会呼吁尼加拉瓜政府与专家组充分合作，包括允许专家组在全国不受限制地通行，但该国政府仍拒绝与专家组接触。自任务开始以来，专家组已向尼加拉瓜当局发送 17 封要求提供信息的信函，均未获回复。⁴ 专家组还向该国政府提供了本报告预印本。
5. 尽管缺乏合作，且受害者、证人和其他信息提供者面临较高安全风险，专家组仍收集、分析和核实了必要的信息和证据，用以确定本报告所述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事实及初步责任。
6. 专家组继续采用以往报告中所述的方法、“有合理理由认为”的证明标准和法律框架开展调查。⁵ 专家组回顾，虽然“有合理理由认为”的门槛低于刑事诉讼中确定责任所需的标准，但足以启动刑事调查。尽管该门槛不妨碍本报告指出可能存在的个人责任，但个人责任的认定只能由主管司法机关在充分尊重被告公平审判权的情况下作出。

¹ A/HRC/52/63；A/HRC/55/27；及六份配套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ghre-nicaragua/index>。

² 见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ghre-nicaragua/index>。

³ 关于 2018 年以来尼加拉瓜主要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及罪行的责任机构和个人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ghre-nicaragua/index>。

⁴ 往来信函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ghre-nicaragua/correspondence-group-human-rights-experts-nicaragua-2022-2023>。

⁵ A/HRC/52/63，第 6-11 段；A/HRC/55/27，第 7-12 段；及六份配套的会议室文件。

二. 2018 年 4 月以来镇压的主要阶段

7. 专家组将 2018 年 4 月以来的镇压行动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2018-2020 年)的特征是对广泛且合法的抗议活动采取暴力、过度镇压，暴露出镇压的冲动以及最初应对社会不满和诉求的准备不足。尼加拉瓜国家警察、尼加拉瓜军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使用过度 and 致命武力镇压示威活动、拆除路障，导致数百起法外处决和其他严重身体伤害。当局逮捕、起诉了数百名抗议者和其他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同时针对知名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2019 年 6 月，国民议会通过《大赦法》，确保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肇事者不受惩罚，还颁布其他法律限制人权。由于害怕报复和监禁，尼加拉瓜人开始逃离本国。

8. 第二阶段(2021 年)的特点是强化的定向镇压，尤其是任意拘留和无根据起诉，以确保丹尼尔·奥尔特加总统连任。最高选举委员会撤销了三个反对派政党的法律地位。警方逮捕了参加反对派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和私营部门的候选人和关键人物。公民空间和表达自由持续遭到攻击，包括针对《新闻报》(La Prensa)和《机密报》(Confidencial)等独立媒体。在缺乏可信反对派的情况下，奥尔特加先生成功获得第三个任期。寻求境外庇护的尼加拉瓜人数量急剧上升。

9. 第三阶段(2022 年)，政府加倍努力，力求在 11 月市政选举前清除所有残余政治反对力量。警方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成员的支持下，任意罢免了五名市长，逮捕了若干反对党成员及其亲属。针对天主教會的镇压同样升级，包括任意逮捕和驱逐。当局取消了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数千个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关闭了更多的独立媒体，从而加速瓦解公民空间。

10. 第四阶段(2023 年至今)的特征是旨在消除所有批评、巩固行政部门对所有国家实体和民众的绝对控制的措施。当局驱逐或禁止数百名尼加拉瓜人入境，任意剥夺了数百人的国籍。当局通过取消数百个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继续瓦解公民空间，加速没收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人士及其亲属、非营利组织和私立大学的资产。对被认为是反对派人士的系统性定向镇压持续进行，包括监视、骚扰、任意拘留、不公正审判和强迫失踪。当局通过宪法和法律改革正式确立其控制权。如后文所述，这一阶段随着 2025 年 2 月生效的大规模宪法改革达到高潮，改革削弱了基本权利保障，赋予总统府近乎无限的权力。

三. 专制国家机器的结构和组织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持续调查专制国家机器的核心结构，明确相关人员的身份，同时确定参与主要侵犯人权行为模式的各机构和非国家实体的运作方式。丹尼尔·奥尔特加总统和罗萨里奥·穆里略副总统已掌控所有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系统性利用国家机器维持权力。他们还通过广泛镇压，以及由桑解阵政治结构和亲政府武装团体组成的庞大监视和情报网络，巩固对民众的绝对控制。这张无所不在的网络使总统和副总统得以压制任何形式的反对或异议。

12. 主要由桑解阵主导的国民议会作为行政部门的延伸，⁶ 持续快速通过限制人权、破坏法治的法律和改革。这些法律被用于赋予威权行动合法性和合理性，包

⁶ 最高选举委员会取消了几个反对党的法律地位，从而促成了这一主导地位。

括任意拘留、刑事打击异议、任意剥夺国籍、强行关闭非营利组织和独立媒体以及任意没收财产。2024 年 4 月以来提交的所有立法倡议(包括最近的宪法改革)均由总统提出。

13. 2025 年 1 月, 国民议会二读一致通过了影响深远的宪法改革, 将行政部门的权力垄断合法化并制度化。国家部门间的权力分立、独立和制衡机制事实上已经解体, 该改革将其正式化, 创设由两位“联合总统”组成的总统制。国家司法、立法和选举权力被降格为接受总统府协调的单纯“机构”。

14. 改革取消了宪法对新闻审查的禁令, 允许政府扩大对剩余媒体的控制。通过将言论自由置于安全、和平和福祉的强制要求之下, 改革还正式完成了公民空间的关闭。宪法改革降低了国内治安中军事干预的门槛, 现在仅需满足国家稳定需要的条件。

15. 行政部门位于专制结构的核心。总统和副总统设有多名总统顾问, 其官方职能通常不明, 但实际承担着将总统或副总统的命令和指示直接传达到国家机器各部分、各层级的关键角色。专家组已明确了两名在指挥链中起到根本作用的总统顾问。内政部(由部长、副部长和国家警察总局长领导, 均受总统府最高指挥)及其若干总局, 特别是移民和外国人事务总局、非营利组织登记和监管总局、国家监狱总局在针对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实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以及关闭公民空间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6. 国家警察和国家军队均受总统指挥, 同样在确立和巩固政府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控制及实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中起到关键作用。为强化国家警察能力, 政府招募了前战斗人员、退役军警人员、法官和公职人员加入“志愿警察”; 这是一个依据新宪法规定的职能, 为国家警察提供支持的辅助机构。2025 年 1 月, 数千名新成员宣誓就职。

17. 近期的宪法改革使司法体系从属于总统, 通过安插桑解阵的政治秘书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系统, 并解雇被视为不忠于政府的法官、检察官和其他人员, 使司法机关被行政部门正式收编。检察官、法官和公设辩护人与国家警察、军队及情报网络协调工作, 系统性拘留抗议者和其他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并对其定罪。法官在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中也起重要作用, 例如任意剥夺数百名尼加拉瓜人的国籍、驳回人身保护令申请等。

18. 2018 年 5 月至 6 月间, 总统命令两名革命元老(现已故)在全国组建武装团体。副总统指示国家行政秘书和桑解阵省级、市级政治秘书组织这些团体保卫“革命”。这些团体由桑地诺人民军前成员、爱国预备队人员、桑地诺青年团成员、边缘化青年、帮派成员和安保公司雇员等组成, 并与警察和军队协调参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法外处决、任意拘留和酷刑行为等。

19. 总统和副总统利用桑解阵的组织结构和资源渗透所有公共机构和地方政府, 从而巩固对全国所有国家实体的掌控。在所有公共机构内部设立了“胜利单位”, 由桑解阵成员组成, 前称桑地诺领导委员会; 这些单位由获得总统、副总统和该党完全信任的“政治秘书”领导, 负责在本机构内执行该党的指令。

20. 这些胜利单位确保“自下而上”的控制, 分布于尼加拉瓜所有大区、市镇和社区。它们收集信息并由政治秘书上报桑解阵领导层, 后者将信息分享给军队的国防情报局(尽管军队参与政治监视被严格禁止)和(或)警方情报部门。这种情报

和控制网络已渗透社会各层级，遍布社区到市长办公室、省级部门和部委代表团。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得以确认该国存在一个响应总统和副总统指令、从事监视和情报的广泛结构。该结构主要由国家军队、国家警察、内政部、尼加拉瓜电信和邮政局、卫生部成员和亲政府武装团体构成，并使用各市政当局设立的计算机中心。所有公共机构也通过其政治秘书与这一结构相连，由政治秘书指认需调查的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员。政府利用这些信息(主要通过警察信息情报中心、国家情报委员会、金融分析局和桑解阵的组织结构传递)识别反对派、监控其活动、实施骚扰或地理定位。该结构还判定要逮捕、驱逐、禁止入境或任意剥夺国籍的对象。

四. 主要侵权模式与责任机构和个人

A. 2018 年示威背景下的法外处决

22. 专家组此前得出结论，国家警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协同行动，使用致命武力镇压 2018 年示威活动并实施法外处决。专家组认定其记录的 40 例死亡事件均构成法外处决。尽管专家组确认了警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的直接责任，但指出需进一步调查国家军队参与镇压的情况。⁷

23. 2018 年，军队公开声明其在危机期间的作用仅限于保护战略资产，否认参与镇压。然而，专家组获取的可信资料表明，军队曾与警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协调，使用致命武器参与镇压。根据这份资料，2018 年 4 月 20 日举行了一次会议，特别行动司令部及条令训练局、情报与反情报局、人事与管理局的军官与会。会上称尼加拉瓜正面临社会组织策划的政变。国家军队总参谋长宣读了一份总统令，要求各军事单位负责人“清除”参与示威者。

24. 专家组确认，总统和副总统命令国家警察、国家军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暴力镇压示威活动，这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权力的策略的一部分。⁸ 因此，国家军队总司令尽管并无公共安全方面的职权，但在完全知晓军事干预可能导致人员死亡的情况下，仍下令军队参与镇压示威。国家警察副局长允许警员对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力。警察特别行动局局长指挥下属与省级警察局长协调，参与镇压抗议活动并拆除路障。2018 年 4 月 19 日，桑解阵国家行政秘书向该阵线各公共机构的政治秘书传达副总统不惜一切手段保卫革命的指令，⁹ 从而形成了部署亲政府武装团体、暴力对抗示威活动的策略。

25. 记录的法外处决涉及警察、军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协同行动。这些行动系统地蓄意使用部分专供军用的致命武器，出动狙击手，动用旨在致死而非控制人群的战术，以及大量受害者要害部位中弹的情况表明，其意图并非驱散抗议者，而是杀害抗议者并在民众中制造恐惧。专家组认定，军队积极参与镇压示威活

⁷ A/HRC/52/63, 第 112 段。

⁸ 见载有尼加拉瓜人权问题专家组详细结论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ghre-nicaragua/index>，第 983、984 和 1006 段。

⁹ 同上，第 247 段。

动，向警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提供武器装备，开展情报行动并对包括桑地诺青年团、边缘化青年和公务员在内的平民人员进行了训练。

26. 军队国防情报局取得镇压示威活动的行动控制权，与军队的情报与反情报局、警察情报局、军队特别行动司令部和警察特别行动局协调行动。军队特别行动司令部和警察特别行动局的成员在行动中使用了特种武器和狙击手。各地区军事指挥部和支队、生态营及特别行动指挥部部署了穿警服或便装的军事人员，实地支援警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

27. 专家组现在有合理理由认为，国家军队与国家警察及亲政府武装团体在2018年大规模抗议背景下共同实施了法外处决。

B. 任意拘留、不公正审判和强迫失踪

1. 任意拘留与不公正审判

28. 专家组确认，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遭受任意拘留和不公正审判，形成当局用于惩罚和压制批评声音的一种侵权模式，贯穿镇压的各个阶段。¹⁰ 在2018年示威期间，随着警察、军队和亲政府武装团体逮捕数百名抗议者，任意拘留数量急剧增加。警方还选择性地逮捕社会领袖、政治人物、人权维护者和记者。这种做法持续至今，当局针对的是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及其亲属，且范围不断扩大。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获悉193人遭到任意拘留。

29. 包括司法辅助局(Dirección de Auxilio Judicial)在内的国家警察、¹¹ 检察院、司法机关和国家监狱局在广泛监视和情报网络支持下协同运作，拘留并对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提起刑事诉讼，在此过程中实施严重侵权行为(见上文第17-21段)。¹² 国民议会还通过了相关法律，扩大了当局逮捕和刑事起诉这些人员的自主权。¹³

30. 2018年，时任国家警察总局长下令在全国范围部署包括特别行动成员在内的警力，镇压社会抗议，除其他外导致数百名抗议者遭到任意逮捕，逮捕中常常过度使用暴力。该总局长还推动亲政府武装团体积极参与警方行动。这些团体直接实施逮捕，有时参与审讯。

31. 2018年6月，旨在清除路障和抗议活动的“清场行动”，即一系列暴力治安行动标志着警方开始实施更多具有选择性的逮捕。按照负责调查和警察情报分局的总长兼政治秘书以及检察院的指示，司法辅助局局长依据情报网络编制的名单签发逮捕令，在拘留反对派人士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2. 警察和检察院系统性违反正当程序权，在逮捕时不告知被拘留者逮捕理由，未在法定48小时时限内将被拘留者送交法官。律师在探视在押当事人时遭到系

¹⁰ 同上，第440-444、986、1041和1043段。

¹¹ 司法辅助局是警察的一个专门单位，可以根据申诉或检察官的命令自行发起调查。它调查和记录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查明并逮捕嫌疑人，并收集相关证据和调查材料。

¹² A/HRC/52/63，第113和114段。

¹³ 载有专家组详细结论的会议室文件，第533-552段和第1176-1178段。

统性阻挠，特别是被关押在 Jorge Navarro 监狱(俗称“模范监狱”)和“希望”女子监狱的人员，且无法查阅案卷准备辩护。警察和检察院经常伪造和篡改证据。

33. 总检察长、监察长和检察院政治秘书执行总统和副总统的指令，通过确定起诉对象实现其政治目标。这些指令由一名总统顾问传达。监察长还在捏造证据编造指控方面起关键作用，从而确保达到预定结果。监察长在此项工作中得到检察院有组织犯罪专门处处长以及司法辅助局(特别是其负责暴力犯罪、毒品、网络犯罪、凶杀和枪支的部门)的支持，这些部门负责伪造证据。2018 年，总检察长还指示马那瓜上诉法院执行这些总统指令。

34. 法官也系统性地剥夺被视为反对派的人士的公平审判权(见上文第 17 段)。¹⁴ 听证会常在无正当理由、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闭门进行。法官一贯采信检方证据，驳回辩方异议，包括强调程序违规的异议。无论是否缺乏可信依据或存在严重程序违规，被告均被例行定罪。

35. 上诉法院始终维持下级法院判决，驳回或阻挠对出于政治动机拘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在个别例外情况下，当上诉法院责成执行法官实施人身保护令时，此类命令遭到警察或监狱当局无视。

36. 最高法院连续多任政治秘书接受总统和副总统直接或通过总统顾问下达的指令，确保反对派人士被定罪。这些政治秘书随后将指令传达给司法机关其他部门，包括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公设辩护人受命故意玩忽职守，不妥善准备所分配的案件，不提供充分辩护。在涉及反对派人士的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均遵循总统或副总统的指令，否则不得采取行动。

37. 国家监狱总局和内政部高级管理层向各拘留中心主管下达指示，禁止律师探视当事人并违抗人身保护令。

2. 强迫失踪

38. 专家组记录了 14 起反对派人士被任意拘留后，当局拒绝透露其命运和下落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案件。例如，2023 年 11 月 24 日被拘留的 Carlos Alberto Bojorge Martínez 和 2023 年 11 月 29 日被拘留的 Freddy Antonio Quezada，直至 2024 年 9 月 5 日被驱逐到危地马拉时其下落才被披露。专家组确认了 12 起持续中的强迫失踪案件，包括国民议会副议长、米斯基托人民领袖 Brooklyn Rivera Bryan，以及 Víctor Boitano Coleman、Angélica Patricia Chavarría Altamirano、Fabiola Tercero Castro、Steadman Fagoth Muller、Eddy Moisés González Valdivia、Catalino Leo Cárcamo Herrera、Julio Antonio Quintana Carvajal 和 Fabio Alberto Cáceres Larios 等人。

39. 专家组还记录了自 2018 年 4 月以来多起所谓短期强迫失踪案件，即持续数日或数周的失踪，期间当局拒绝透露被捕者命运和下落。例如，2024 年 11 月被任意拘留的 35 名反对派人士在获释两周后，当局才披露其下落。警察和监狱当局对这些人单独关押，拒绝其接触法律代表和家属。专家组收集的资料表明，尽管家属和律师多次向司法辅助局、第三区警察局、模范监狱、最高安全级别的

¹⁴ A/HRC/52/63, 第 62-66 段；以及载有专家组详细结论的会议室文件，第 553-558 段。

“300 号监狱”和希望监狱提出请求，但警察和监狱当局始终拒绝透露被拘留者的状况和关押地点。

40. 如前一节所述，这些拘留行动由警察与检察院按相同的运作方式和指挥链实施。上诉法院极少批准人身保护令申请。即便获得批准，警察和监狱当局也始终不予执行。专家组确认，模范监狱、希望监狱和 300 号监狱的典狱长知晓其负责的拘留中心关押着命运和下落未被披露的人员。专家组还证实，国家监狱总局副局长密切监控所有因政治动机被拘留者的情况，并知晓这些拘留中心内的被拘留者的状况和拘留地点并未披露。

C.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41. 专家组此前得出结论，2018 年 4 月以来，国家警察、国家监狱局和亲政府武装团体的人员对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遭到任意逮捕的人士系统性实施了构成酷刑的行为，包括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¹⁵

42. 在专家组记录的大多数案件中，被剥夺自由者首先被带至省级警察局，随后转移至马那瓜的拘留设施，特别是司法辅助局的设施(2018 年使用“老奇波特”监狱，2019 年后使用“新奇波特”监狱)和第三区警察局(2023 年后使用)。部分人员被送往秘密拘留场所。初步听证后，男性通常被送往模范监狱，女性被送往希望监狱，两者均位于马那瓜。大量被任意剥夺自由的反对派人士被关押在 300 号监狱。

43. 国家监狱总局人员、国家警察人员及亲政府武装团体成员在长时间审讯期间，对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实施构成身体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行为，以获取信息或惩罚其参与抗议活动。专家组记录的行为包括殴打、性暴力(强奸、威胁强奸和强迫裸体)、电击(包括电击生殖器)、灼烧、窒息、模拟溺水、锐器致伤、拔指甲、强迫保持痛苦姿势和长时间束缚。检察官、法官、警察和监狱当局阻止受害者接触家属、律师以及获得法律救济，从而确保这些行为不被曝光。

44. 在监狱和警察拘留设施中，警员和监狱人员还对政治犯实施构成心理酷刑和其他虐待或处罚的行为，包括对其本人及家属发出死亡威胁，限制获取食物、饮水、日照和医疗，禁止从事教育或娱乐活动。部分被拘留者被长期或无限期单独监禁，禁止律师和亲属，尤其是子女探视。

45. 检察院和国家警察合谋，延迟将带有明显酷刑痕迹的被拘留者送交主管机关，目的是让其遭受虐待的身体证据有时间消退。刑事法院系统性无视辩方关于羁押期间遭受酷刑和虐待的申诉。马那瓜上诉法院一致驳回或拖延要求法医鉴定、说明拘留条件的人身保护令申请。

46. 监狱和警察高级官员还直接参与构成酷刑或虐待的行为，指示下属实施此类行为或放任其发生。国家监狱总局局长和一名副局长指示全国各监狱典狱长对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员实施歧视性待遇，这在多数情况下意味着被拘留者遭受了构成虐待甚至酷刑的行为。

¹⁵ A/HRC/58/26, 第 67 段；以及载有专家组详细结论的会议室文件，第 598-618 段。

47. 法官遵循总统或副总统的命令(2018 年通过总检察长传达, 2019 年后通过最高法院政治秘书传达), 系统性地驳回或阻挠辩方提出的关于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申诉。国家监狱总局和内政部指示各监狱典狱长违抗人身保护令, 包括批准法医鉴定、说明拘留条件的命令。由此, 监狱系统内的系统性有罪不罚得到强化, 阻碍问责并致使虐待被拘留者的行为不断发生。

D. 驱逐国民和禁止入境本国

48. 专家组此前认定, 驱逐国民是总统和副总统主导的消除一切形式异议计划的一部分。所有被强制驱逐出境的尼加拉瓜人均因政治原因受到针对, 且处于极度脆弱境地, 无法获得有效补救。¹⁶

49. 这一模式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持续不断。2024 年 9 月 5 日, 政府将 135 名(110 名男性, 25 名女性)被任意剥夺自由者驱逐至危地马拉。其中部分人员因政治罪名被定罪, 其他人因普通犯罪被定罪, 但多数人未收到定罪通知。这些人员此前被关押在不同监狱, 驱逐前被转移至模范监狱。当局未签发驱逐令, 也不提供这些人员身份信息的正式清单, 对他们获取国际保护产生不利影响。

50. 专家组此前确认, 截至 2024 年 2 月的国民驱逐行动均由总统和副总统下令, 并通过多个国家机构协调实施, 包括军队、司法机关、外交部、内政部、国民议会、检察院和警察。¹⁷ 总统¹⁸ 和副总统¹⁹ 曾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近期的驱逐行动中, 这一指挥链和机构协作持续运作, 但略有不同。

51. 总统和副总统 2023 年 2 月启动驱逐反对派人士的计划后, 这些国家机构开始协同实施驱逐。2023 年 2 月 9 日, 根据检察院提出的指控, 马那瓜上诉法院第一刑事分庭庭长发布了一份决议, 宣布 222 名被任意剥夺自由者为“叛国者”, 并下令“立即驱逐”。专家组没有发现任何司法或行政命令下令将上述 135 名尼加拉瓜人驱逐至危地马拉, 也没有在其他已经记录的案件中发现驱逐这些人的决定。

52. 副总统和内政部副部长下令实施这些驱逐。副部长指示移民和外国人事务总局立即签发护照, 以便执行驱逐。相关命令被下达给移民局局长。专家组还记录了三起集体和个人驱逐案件, 驱逐过程中内政部长在场; 另有四起案件由一名总统顾问监督驱逐。在驱逐被剥夺自由者的若干案件中, 内政部指示相关拘留中心主管为驱逐做好准备并将相关人员送往马那瓜国际机场军事区。

53. 国家警察积极参与驱逐尼加拉瓜人, 特别是运输相关人员(包括举家转移)至驱逐地点, 驱逐行动通常没有司法命令。在某些案件中, 警察强迫相关人员签署文件声明其离境属自愿行为。在另一些案件中, 警察安排行程并直接向受害者交付现金, 迫使其签署确认已收到“援助”的文件。根据局长指令, 警察情报局成

¹⁶ 关于侵犯行动自由和国籍等人权的会议室文件(仅西班牙语), 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ghre-nicaragua/index>, 第 92 段。

¹⁷ 同上, 第 220-223 段。

¹⁸ 见 <https://www.el19digital.com/articulos/ver/titulo:136812-mensaje-del-presidente-comandante-daniel-al-pueblo-nicaraguense-09-02-23>。

¹⁹ 见 <https://www.el19digital.com/articulos/ver/136795-companera-rosario-murillo-en-multinoticias-09-02-23>。

员还帮助识别待驱逐人员的身份并进行监视。专家组还确认了两起直接由国家警察局长监督的驱逐案件。

54. 国家军队在执行驱逐中也起到核心作用。国防情报局局长及该局成员对批评政府者实施政治监视。该局与桑解阵高层成员和警察情报局交换情报以识别驱逐对象。内政部部长根据这些情报决定要驱逐哪些人。在 2023 年 2 月和 2024 年 9 月分别驱逐 222 名和 135 名此前被拘留的人员时，国家军队总司令按照总统的命令到场，并允许使用马那瓜国际机场军事区。专家组还记录了第四军区司令部成员与警察协调，通过陆路边境向哥斯达黎加实施了至少五起驱逐的案件。

55. 外交部负责必要的外交沟通，包括指示领事馆撤销被驱逐人员的领事保护。在两起集体驱逐案件中，两名国民议会议员陪同受害者抵达目的地。

5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持续记录了尼加拉瓜人被禁止入境本国的案件。这些行为导致多项权利累积性地遭受侵犯，构成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模式，使受害者沦为事实上的无国籍者。专家组获取的资料证实，禁止国民入境本国的指令来自移民和外国人事务总局，系遵循内政部部长的直接命令。2024 年 11 月，国民议会通过第 1228 号法案，授权移民和外国人事务总局限制被认为威胁国家主权或公共秩序的国民入境。

E. 任意剥夺国籍和拒绝保护

57. 专家组此前记录了政府任意剥夺 317 名尼加拉瓜人国籍的行为，其中多数成为无国籍人，该做法违反该国的国际义务，尤其是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²⁰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记录了另外 135 起任意剥夺国籍案件。专家组还记录了众多尼加拉瓜人无法在国外换领护照的案例。

58. 这一任意剥夺国籍的模式始于 2023 年 2 月。总统和副总统决定剥夺若干尼加拉瓜人的国籍。²¹ 包括军队、司法机构、外交部、内政部、各市镇、国民议会、国家警察、总检察院、检察院和最高选举委员会在内的多个国家机构协同实施了该决定。²²

59. 2023 年 2 月 9 日，马那瓜上诉法院第一刑事分庭按照总统和副总统的指示，以“叛国罪”为由下令剥夺正驱逐至美国的 222 名尼加拉瓜人国籍。²³ 同日，国民议会修改《宪法》第 21 条关于绝对禁止剥夺国籍的规定，允许撤销被认定为“叛国者”的国籍。尽管该《宪法》改革尚未通过二读进而生效，国民议会仍颁布了实施此项变更的法律。

60. 2023 年 2 月 15 日，马那瓜上诉法院院长宣读了法院基于检察院提出的指控作出的决议，下令剥夺 94 名尼加拉瓜人的国籍，其中多数当时已在境外。专家

²⁰ A/HRC/52/63, 第 46、104 和 108 段；载有专家组详细结论的会议室文件，第 769 和 779 段；A/HRC/58/26, 第 33、34 和 99 段；以及关于侵犯行动自由和国籍等人权的会议室文件(仅西班牙文)，第 105 和 106 段。

²¹ 关于侵犯行动自由和国籍等人权的会议室文件，第 227 段。

²² 同上，第 220-223 段。

²³ 同上，第 223 和 226 段。

组没有发现任何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2023 年 3 月 10 日，马那瓜刑事审判区第二法官下令剥夺 Monsignor Rolando José Álvarez Lagos 的国籍。

61. 2024 年 9 月 10 日，最高法院宣布，马那瓜上诉法院第一刑事分庭已下令剥夺被驱逐至危地马拉的 135 名尼加拉瓜人的国籍，但未披露这些人的身份。²⁴ 这份法院裁定还详细提到，受害者永久丧失公民权利，总检察院没收其资产收归国有。多数受害者成为了无国籍人。

62. 专家组还发现，部分旅居海外的尼加拉瓜人在无司法或行政命令的情况下被剥夺国籍。一些受害者反映，他们在申请民事记录时发现已丧失国籍并被告知记录不存在。另一些人在换领护照时被领事馆非正式告知已丧失国籍。专家组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受害者受到刑事诉讼。多数人在发现丧失国籍时正在正式申请庇护或已获得难民身份。他们沦为事实上的无国籍者，拿不到申请国际保护所需的证明文件。

63. 按照内政部部长指令，移民和外国人事务总局拒绝为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旅外人士及其亲属换发护照。外国人事务局局长出于政治原因拒绝换发护照。尽管未正式剥夺国籍，这些行为仍使受害者成为事实上的无国籍者，严重损害其行使人权和申请国际保护的能力。

64. 专家组确认，调查与警察情报分局、军队国防情报局和桑解阵高层成员协调收集被视为对国家主权和社会构成威胁的人员的个人、家庭、职业及其他信息。在没有司法命令的情况下，内政部部长在咨询副总统后根据相关信息确定剥夺国籍的对象。

F. 打压非营利组织

65. 专家组记录了国民议会和内政部大规模取消非营利组织法律地位、任意没收其资产的行为。这些行为严重助长破坏公民空间的行为，保证国家垄断社区、发展和社会福利活动。受影响的组织包括致力于人权、妇女、土著人民和宗教社区保护的机构，以及工商业协会。

66. 在 2025 年 2 月宪法改革前，国民议会拥有授予和取消非营利组织法人地位的权限。内政部非营利组织登记和监管总局局长向国民议会议长发送要求取消法人地位的法律决定。国家大学委员会和国家评估与认证委员会协同内政部取消有关大学的法人资格。国民议会随后通过法令，正式取消这些地位。依据 2022 年第 1127 号法案，取消非营利组织法律地位的权限被划归内政部，但此举违反当时有效的《宪法》。当局利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第 8 号建议，²⁵ 作为大规模、系统性强制取缔非营利组织的行为依据。

67. 2018 年 12 月，九个由反对派领导的知名组织的法人地位被取消后，内政部发布新闻稿指控其参与未遂政变、宣扬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鼓动并赞许破坏公私财产，并告知其资产已收归国有。²⁶ 2024 年 9 月，总统公开确认这一解释，

²⁴ 见 https://www.poderjudicial.gob.ni/prensa/notas_prensa_detalle.asp?id_noticia=12812。

²⁵ 见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dam/fatf-gafi/fsrb-fur/GAFILAT-FUR-Nicaragua-Jan-2020.pdf>。

²⁶ 见 <https://www.migob.gob.ni/nota-de-prensa-10-2/>。

称 2018 年非政府组织曾被利用来推翻政府。²⁷ 数日后，内政部副部长重申类似指控，以此作为关停这些组织的依据。²⁸

68. 2018 年 12 月以来，国民议会和内政部已强制取消至少 5,437 个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其中 1,939 个是 2024 年 3 月后被取消的。在总检察院的支持下，多数组织的资产被没收。该做法从 2018 年起已持续至今，被 2022 年颁布的第 1115 号法案正式确立，该法案规定，除非非营利组织自愿解散，否则其资产收归国有。目前尼加拉瓜非营利部门已近乎消失：该国 2017 年登记在册的非营利组织中约 80% 已不复存在。

G. 威胁、骚扰和监视

69. 2018 年 4 月以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持续监视、恐吓和迫害被视为反对派的人士及其家属，以及具有社会动员和领导能力的个人。²⁹

70. 专家组确认，国家警察下设一个信息情报中心，向负责调查与警察情报分局的总长汇报，用于识别和获取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的信息，并监视、威胁和骚扰他们。军队国防情报局可无限制访问该中心。司法辅助局(向同一总长汇报)和国家监狱局的人员也在审讯期间收集信息。各市镇计算机中心记录民众在卫生部人口普查表中填写的资料。金融分析局协助识别反对派人士的银行账户，以便查封。

71. 胜利单位也参与收集信息，监视和恐吓反对派人士、公职人员、记者、学生、宗教领袖、人权维护者乃至桑解阵成员等。

72. 电信和邮政局通过非法截取用户通信，向警方提供反对派人士的信息。2024 年国民议会通过第 1223 号法案后，该做法被合法化，该法案授权电信和邮政局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名，监控、拦截和屏蔽社交媒体、数字平台及传统媒体内容，并对个人进行地理定位。这些活动造成了一种恐惧氛围，人们对网络新闻发布及信息分享进行自我审查。旅居海外的尼加拉瓜人也担忧通话和讯息遭到拦截，因而避免与国内亲属联系。

73. 电信和邮政局还在佩巴尼克会展中心、国家技术研究所、最高法院相关设施及电信和邮政局总部所在地设立“网络水军农场”。这些农场由桑解阵青年传播者网络和全国组织秘书处控制，听命于副总统。他们负责骚扰、威胁和诋毁反对派人士并散布虚假信息。

74. 据专家组记录，自 2023 年起，国家警察、情报部门、桑解阵组织和亲政府武装团体成员(这些实体均受总统和副总统管辖)对反对派人士的监视逐步强化。受监视者被强制每日到指定警察局现场报到，或通过某个知名通讯平台发送包含照片、行踪及计划会面人员详情的讯息，否则面临逮捕威胁。专家组发现部分尼加拉瓜人在境外仍遭骚扰，被胁迫从居住国发送照片。此类监视不仅针对被视为

²⁷ 见 <https://www.el19digital.com/articulos/ver/155425-acto-central-en-conmemoracion-del-45-aniversario-de-fundacion-del-ejercito-de-nicaragua-02-09-24>。

²⁸ 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BWA_ruNKM。

²⁹ A/HRC/52/63, 第 97-103 段；和 A/HRC/55/27, 第 17、28、60 和 71 段。

反对派的人，全体民众也通过卫生部的人口普查(普查内容包括家属所在地及政治倾向等问题)处于情报结构的监控之下。

H. 任意没收财产

75. 据专家组记录，财产权受侵犯的案件自 2018 年 4 月以来显著增长。政府系统地任意没收反对派人士及其亲属的财产、银行账户、养老金和其他资产，这是政府清除和惩罚异议声音计划的一部分。政府执行该政策，在国民议会的支持下还没收了非营利组织、独立媒体、天主教会和其他基督教派教会、私营企业和大学的财产及其他资产。

76. 检察院和法院监督并裁决可能导致没收资产等附加刑的刑事诉讼。总检察院协同尼加拉瓜土地研究所地籍处管理国家资产。地籍处协同不动产和商业财产登记处及各市镇地籍处更新产权信息。地籍处处长担任直属总统的国家地籍委员会主席。社保局负责批准或阻止民众提取养老金。

77. 专家组记录的大量案件表明，国家警察按照总统和副总统命令协同检察院捏造证据，指控反对派人士犯有叛国罪和(或)其他罪行。在无正当程序保障的司法诉讼后，法院对被告定罪并采取包括没收资产在内的措施。被告无法通过有效的救济途径对相关决定提出异议。

78. 在 2023 年 2 月和 2024 年 9 月 222 人和 135 人分别被驱逐出境并被剥夺国籍，以及 2023 年 2 月 94 人被剥夺国籍的案件中，马那瓜上诉法院均发布决议，命令总检察院执行没收相关人员的资产。

79. 总检察院执行了这些命令，在警方支持下取得了相关财产和其他资产并移交给国家机构。总检察院还将被没收财产的信息报送尼加拉瓜土地研究所地籍处，注明这些财产应划归哪个国家机构。

80. 专家组发现，在部分案件中，总检察院在受害者不知晓任何诉讼程序的情况下，事实上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国家。专家组还记录了一些财产被桑解阵相关人员事实性占据的案例。

五. 侵犯人权的跨国影响

81. 政府的镇压行动超越国界，影响到境外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政府持续以株连方式迫害反对派在尼加拉瓜境内的家属，包括儿童，以此惩罚反对派人士并(或)阻止其发声，不管他们身处何地。

82. 任意剥夺数百人(现在几乎全在境外)的国籍，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直接深远跨国影响的侵权行为。被司法裁决或行政行动剥夺国籍的人面临“民事死亡”，其本人及家属的就业、教育及获得国际保护和司法救济等权利受到严重限制。许多人沦为无国籍者，所有民事记录丢失。当局还任意篡改他人(包括儿童)的民事记录。在多数案件中，当事人丧失国籍的同时还被没收财产、养老金、银行账户及其他尼加拉瓜国内收入来源，许多人因此陷入贫困。

83. 禁止众多尼加拉瓜人重新入境本国以及领事部门拒绝换发护照，构成另一具有跨国影响的侵权行为。这些措施使包括儿童在内的众多尼加拉瓜人处于极度脆弱境地，沦为事实上的无国籍者。缺乏官方文件阻碍正规化程序及向第三国迁

移。这些驱逐、入境禁令和拒发护照的措施还造成家庭分离，严重妨碍家庭团聚，对儿童的影响尤甚。

84. 专家组还记录了政府对实际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在尼加拉瓜境内的家属实施的侵权行为，包括监视、骚扰、威胁、任意拘留、侵犯健康权和受教育权，以及任意解雇。儿童因其父母或亲属的政治身份、活动和(或)观点，持续遭受歧视和其他侵害。专家组记录了警察为获取流亡亲属的信息对儿童进行审讯的案件。因此，许多旅居海外的尼加拉瓜人为了保护家人，不得不限制公开个人信息、进行自我审查、减少参与公开活动，甚至疏远亲属或否认家庭关系。

六. 危害人类罪

85. 专家组先前得出结论，有合理理由认为多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遵循总统和副总统的命令，基于尼加拉瓜部分民众的政治身份、活动和(或)观点，实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根据习惯国际法，这些行为初步构成危害人类罪。³⁰

86. 2018 年启动的、针对部分尼加拉瓜民众的攻击仍在持续，侵权模式逐渐演变，导致受害者数量越来越多。根据国际法，只要有证据表明攻击针对的是平民人口而非具体个人，即使攻击的规模和强度因攻击方逐步达成目标而减弱，即视为“攻击”持续存在。³¹

87. 在镇压的各个阶段，政府将迫害模式发展、扩大到实际或被认为是批评者之外的群体，包括具有自主社会动员能力的群体及任何被认为对政府不够忠诚的人。受害者涵盖抗议者、人权维护者(含女性维护者)、学生、大学教职员工、记者及独立媒体从业人员、社会组织和政党成员、土著人民和非洲裔人、农民运动成员、天主教会及其他基督教派成员，以及这些群体的家属。基于本报告的调查结果，专家组有合理理由认为，自 2024 年 3 月以来，政府进一步完善镇压机制并降低迫害门槛。所有受害者都因其政治身份、活动和(或)观点成为打击目标，这是系统性消除一切批评声音的歧视性政策的一部分。

88. 专家组此前认定，政府在 2018 年示威期间广泛实施了法外处决。随着政府逐步消除所有批评声音，抗议活动遭到系统性压制。当反对声浪消失后，对抗议者的法外处决随之停止。

89. 专家组有合理理由认为，监禁和酷刑犯罪在镇压的各个阶段持续实施。驱逐出境犯罪自当前第四阶段起实施。此外，专家组有合理理由认为，在第四阶段的镇压中，作为系统性和广泛攻击的组成部分，持续数月的强迫失踪行为初步构成危害人类罪。³²

³⁰ A/HRC/52/63, 第 109-115、123 和 124 段；A/HRC/55/27, 第 82-87 段；以及随附的六份会议室文件。

³¹ A/HRC/55/27, 第 83 段。

³²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Prosecutor v. Kupre[ki] et al.*, Case No. IT-95-16-T, Judgment, 14 January 2000, para. 566. See als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e-Trial Chamber III, public redacted version of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15 of the Rome Statute on the Authoriz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Burundi”, Case No. ICC-01/17-X-9-US-Exp, 25 October 2017, paras. 120 ff.

90. 专家组有合理理由认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包括强迫失踪在内的上述罪行，以及导致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严重非法和违禁行为的累积效应，仍在歧视性政策的背景下被蓄意实施。这些罪行初步构成基于政治理由的迫害，属于危害人类罪。

七. 责任

A. 国家责任

91. 专家组此前认定，有合理理由认为尼加拉瓜国家当局应对严重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行为负责。该国还应对违反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的行为负责。

92. 该国及在其指挥、控制或默许下运作的非国家团体，仍持续系统性地违反禁止实施危害人类罪的规定。专家组认为，尼加拉瓜国家当局应对本报告及专家组前两份报告记录的严重、系统和广泛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93. 专家组忆及，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均载有普遍有效性质的义务，关于这两项公约适用问题的争端若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或就《禁止酷刑公约》而言经事先谈判和仲裁后仍无法解决的，缔约国可将该争端提交国际法院。³³

94.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6 条允许成员国就尼加拉瓜不遵守该成员国和尼加拉瓜已批准的任何劳工组织公约向国际劳工局提出申诉。调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后，相关国家若不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可将该事项提交国际法院(第 29 条)。

B. 个人刑事责任

95. 专家组在先前报告中认定有合理理由认为，若干公职人员和官员参与实施了侵犯人权行为和国际罪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组从多方证人等处获取了关于这一专制国家结构的更多信息，并明确了更多可能因个人参与而承担个人责任的人员。专家组遵循若干国际法庭³⁴ 和国内法院³⁵ 判例确立的一般原则：在如尼加拉瓜这样已确定的有组织镇压机器中，领导职位，尤其是策划者需承担更大

³³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30 条第 1 款；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十四条。

³⁴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Prosecutor v. Aleksovski*, Case No. IT-95-14/1-A, Judgement, 24 March 2000, paras. 183 and 184;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Prosecutor v. Musema*, Case No. ICTR-96-13-A, Judgement, 16 November 2001, para. 383; *Prosecutor v. Hategikimana*, Case No. ICTR-00-55B-T, Judgement, 6 December 2010, para. 737.

³⁵ District Court of Jerusalem, *Attorney-General of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v. Adolf Eichmann*, Criminal Case No. 40/61, Judgement, 11 December 1961,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vol. 36 (1968), pp. 236 and 237;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of Germany, Case No. 5 StR 98/94, Judgement, 26 July 1994 [BGHSt 40, 237]; Supreme Court of Peru, *Prosecutor v. Fujimori*, Case No. A.V. 19-2001, Judgment, 7 April 2009, ILDC 1561 (PE 2009), para. 731.

责任，³⁶ 但仅凭这一事实不足以证明刑事责任。该原则适用于最高层领导人、高级官员，并酌情适用于中层官员。对于后者，关键需证明该人员“不是他人推动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无论大小)，……而是推动机器运转的人员之一”。³⁷

96. 专家组有合理理由认为，丹尼尔·奥尔特加总统、罗萨里奥·穆里略副总统和专家组指明的高级官员及桑解阵成员参与实施了报告所述的罪行，因此建议对这些人开展司法调查，以确定其个人的刑事责任。专家组已在会议室文件中公布了部分姓名。³⁸ 记录的罪行的直接实施者、其直属上级及指挥链中更高级别的人员也可能对犯罪行为负有责任。

97. 专家组忆及，受害者诉诸司法是国际法保障的一项权利。专家组此前指出，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危害人类罪及其他国际罪行的实施者可受第三国审判，无论犯罪发生地及受害者国籍为何。³⁹

八. 国际问责举措

98. 在 2023 年国际劳工大会第 111 届会议上，11 名代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6 条提交申诉，指称尼加拉瓜不遵守《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和《1976 年(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第 144 号)。⁴⁰ 该申诉指称私营企业高级理事会(Consejo Superior de la Empresa Privada)及其前领导人和成员遭受了侵害，包括骚扰、任意拘留、任意没收财产和任意剥夺国籍。⁴¹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要求尼加拉瓜政府就有关该事项的函件作出答复，并决定派遣一个高级别三方代表团评估局势，并于 2025 年 3 月提交报告。⁴²

99. 在阿根廷，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对 2018 年以来尼加拉瓜境内的危害人类罪开展调查后，联邦第四刑事与惩教法院于 2024 年 12 月签发了对丹尼尔·奥尔特加、罗萨里奥·穆里略及 16 名政府高官的逮捕令，包括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要求将他们引渡至阿根廷。

100. 在巴西，联邦检察院根据被动属人原则提出司法合作请求，要求获取关于医学生 Raynéia Gabrielle Lima 在马那瓜被杀案责任人的调查和司法程序记录。推定的肇事者承认了事实，于 2019 年被尼加拉瓜法院起诉定罪，但已按照 2019 年

³⁶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Prosecutor v. Taylor*, Case No. SCSL-03-01-T, Judgment, 18 May 2012, paras. 24 and 25.

³⁷ Supreme Court of Israel, *Attorney-General of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v. Eichmann*, Case No. Criminal Appeal 336/61, Judgment, 29 May 1962, pp. 330 and 331.

³⁸ 关于 2018 年以来尼加拉瓜境内犯下的侵犯人权、虐待和罪行主要模式的机构和个人的会议室文件。

³⁹ 载有专家组详细结论的会议室文件，第 1230-1233 段。

⁴⁰ 见 https://www.ilo.org/sites/default/files/wcmsp5/groups/public/%40ed_norm/%40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900594.pdf。

⁴¹ 同上，附录。

⁴² 见 https://www.ilo.org/sites/default/files/2024-11/GB352-Compilation%20of%20decisions-EN_2.pdf，第 13 页。

《大赦法》获释。专家组此前认定，有合理理由认为 Lima 女士遭到法外处决。截至目前，尼加拉瓜政府以《大赦法》为由拒绝配合该请求。

101. 加拿大、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已对多名尼加拉瓜高官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和旅行禁令，惩治其参与严重侵犯人权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102. 2024 年，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启动调查，援引包括专家组报告在内的多项官方调查结果。该调查旨在审查可能违反劳工和人权、破坏法治，从而可能加重美国商业负担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专家组通过提交书面评论参与了调查。⁴³

10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在与尼加拉瓜进行 2024 年第四条磋商后，提出了显著完善法治、确保司法独立以及保障有效、公平救济权等多项建议。⁴⁴

104. 2022 年，在尼加拉瓜自治区生物气候(Bio-CLIMA)项目背景下，绿色气候基金的国际独立补偿机制认定尼加拉瓜不遵守关于土著人和非裔人知情协商和参与的保障条款，并指出项目地区的人权状况堪忧，土著人和非裔人被非土著人定居者(colonos)驱逐等问题。⁴⁵ 鉴于这些结论，绿色气候基金以尼方不符合基金政策为由终止了该项目。⁴⁶

105. 在国际融资方面，专家组参与了美洲人权委员会第 191 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尼加拉瓜：国际金融支持及其对人权的影响”听证会。⁴⁷ 如专家组所述，尼加拉瓜政府援引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国际标准的第 8 号建议，为其大规模取消非营利组织法律地位的行为开脱，但这种做法造成尼加拉瓜的公民空间被完全关闭。

九. 结论和建议

106. 自 2018 年 4 月以来，丹尼尔·奥尔特加总统和罗萨里奥·穆里略副总统领导的政府实施了一套分阶段的策略，力求巩固绝对控制。为此，政府系统性地实施了专家组所记录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这一趋势最终表现为旨在强化行政权不受制约的宪法改革，这是对尼加拉瓜法治和基本自由的最后一击，摧毁了仅存的机构制衡。

107. 专家组记录的侵权模式和受害者特征揭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实现对国内外民众的完全控制。为此，政府采取了包括任意剥夺国籍、强制驱逐和没收资产等策略。

⁴³ 见 <https://comments.ustr.gov/s/commentdetails?rid=PGHRR76BX6>。

⁴⁴ 基金组织, *Staff Report for the 2024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华盛顿特区, 2025 年 1 月 14 日), 第 18 和 19 页。

⁴⁵ 见 <https://irm.greenclimate.fund/sites/default/files/case/en-irm-case-c0006-final-compliance-review-report.pdf>, c 页。

⁴⁶ 见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statement/update-fp146-bio-clima-integrated-climate-action-reduce-deforestation-and-strengthen>。

⁴⁷ 见 <https://www.oas.org/en/iachr/sessions/hearing.asp?Hearing=3785>。

108. 过去一年间，国家机构、准国家机构和桑解阵已融合为一个统一的镇压机器。任意没收资产的行动升级，不仅剥夺了个人生计，还可能服务于其他非法目的，需要进一步调查。尼加拉瓜司法系统完全串通一气，积极确保肇事者不受惩罚，同时助力侵犯人权行为。

109. 部分记录的侵权行为构成此前已认定的危害人类罪模式，包括出于政治动机实施迫害。

110. 整个镇压机器由丹尼尔·奥尔特加和罗萨里奥·穆里略集中控制，得到国家和政党高级官员的支持。如本报告附件所列功能图所示，指挥链经过刻意设计，旨在针对特定群体并在各级实施侵犯人权行为。专家组有合理理由认为，会议室文件中指明的其他个人也负有责任。⁴⁸ 专家组认为，密切监控该镇压机器的任何调整至关重要，包括策略、要素和关键行为体等各方面。

111. 专家组保留上述新增人员的保密档案，可按照联合国最佳做法，在严格条件下与会员国和检察机关共享。

112. 专家组欢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和西班牙等国为国籍被剥夺的尼加拉瓜人提供入籍机会，并感谢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墨西哥、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在流亡尼加拉瓜人的安置和融入方面给予的协助。

113. 专家组警示，尼加拉瓜的人权状况已恶化到严重境地，恢复民主与法治需多年努力和大量资源。国际社会越迟采取坚定行动，未来负担将越重。专家组促请人权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保持警惕并果断行动，同时重申先前的建议：

(a) 加强对尼加拉瓜公民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增加对尼加拉瓜民间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以抵制国家镇压；

(b) 依照国际法追究尼加拉瓜的国家责任，就违反国际义务行为，尤其是《禁止酷刑公约》和 1961 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的行为向国际法院提起问责措施；

(c) 扩大对本报告及会议室文件所列的个人、机构和实体的法律行动和制裁；⁴⁹

(d) 采取以下措施保护国籍被剥夺、遭驱逐或禁止入境的尼加拉瓜人：确保难民地位认定和庇护程序公平，包括适用《关于难民的卡塔赫纳宣言》的更广泛标准，为面临护照及其他身份证件被任意拒发的尼加拉瓜人提供正规化的行政便利，放宽学生继续学业及学历认证的要求，监测受跨国镇压影响者的处境；

(e) 确保专家组的结论对关键国际决策产生影响，特别是：

(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四条磋商，在评估治理问题及该基金组织的资源使用情况时，具体而言应纳入专家组关于系统性任意没收资产及政府滥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第 8 号建议为大规模取缔非营利组织开脱的结论；

⁴⁸ 关于 2018 年以来尼加拉瓜境内犯下的侵犯人权、虐待和罪行主要模式的机构和个人的会议室文件。

⁴⁹ 同上。

(二) 切实将人权基准作为尼加拉瓜享受优惠市场准入的条件，尤其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美洲—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欧洲联盟—中美洲联合协定》的民主条款方面。

附件

Listed below are 10 functional diagrams illustrating the de jure and de facto connexions between different State and non-State entities, available in Spanish only on the web page of the Group of Human Rights Experts on Nicaragua (www.ohchr.org/ghrenicaragua).

Diagram 1 – Intelligence and citizen surveillance

Diagram 2 –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18 demonstrations

Diagram 3 – Arbitrary detentions and unfair trials

Diagram 4 –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Diagram 5 –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Diagram 6 – Expulsion of nationals and denial of entry in one's own country

Diagram 7 – Arbitrary deprivation of nationality and denial of protection

Diagram 8 – Crackdown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universities

Diagram 9 – Threats, harassment and surveillance

Diagram 10 – Arbitrary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